



【笔墨留香】

雪景人诗万千意

□于永军

雪景与诗意相融，自古以来便是文人墨客笔下的宠儿，古诗词中的雪景描绘常令人心生向往。然而，“诗缘情而绮靡”，人的感情是丰富的，基于人的心境不同、际遇有别，写诗也往往沾染着情感色彩，于是就有了雪景入诗的万千意韵，承载着作者不同的心境与时代印记。

雪景最令人心动的是银装素裹，每一处都堪称一幅绝美的画卷，自然成了涌动诗意灵感的源泉。李白在《清平乐·画堂晨起》中吟唱：“应是天仙狂醉，乱把白云揉碎。”诗人以超凡的想象力，将纷纷扬扬的大雪视作天仙醉后揉碎的白云，如梦如幻般自九霄倾泻而下，就像诗仙那放荡不羁的豪情，在广袤天地间纵情飞舞，肆意挥洒，每一片都承载着对理想境界的向往。岑参在《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》中描述：“忽如一夜春风来，千树万树梨花开。”他将冬雪比作春日梨花，奇想天外——原本萧瑟的树木经白雪覆盖，竟似一夜春风拂过，千树万树梨花竞相绽放。这独特的视角和乐观的情怀，将塞外的风雪之苦化为壮丽的美景，使整个画面充满生机与诗意。白居易的《夜雪》写道：“已讶衾枕冷，复见窗户明。夜深知雪重，时闻折竹声。”这首诗虽然没有直接写雪，却通过触觉与视觉、听觉的感官联动，未着雪却处处见雪，生动烘托出了雪势之大，真切地呈现出一个万籁俱寂、银装素裹的清宁世界。

雪景以覆盖万物的气象，示人以品格高尚的特质，常被诗人作为借喻的物化具象。王维《冬晚对雪忆胡居士家》有句：“空斋深巷静，积素广庭闲。”这一“静”一“闲”告诉读者，雪不仅是自然的景象，更是诗人心境的映照。这位诗画双绝的大师，一生追慕禅意与宁静，那纷纷扬扬落在深巷、堆积在广庭的白雪，静谧、纯净、安详，焉说不是其内心禅境的外化？杜甫的《绝句》写道：“窗含西岭千秋雪，门泊东吴万里船。”在这位经过安史之乱后的诗人眼里，那千秋不化之雪，犹如大唐曾经的荣耀，虽历经风雪，依然在岁月深处闪耀；门外泊着的东吴万里船，则暗示着尘世烟火仍在动荡中维系。一方小小的窗景，竟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兴衰框于一体，既抒发了真挚的家国情怀，更展示了诗圣语言的张力。南宋词人张孝祥在《念奴娇·过洞庭》中以冰雪自比，写下了这样的句子：“应念岭海经年，孤光自照，肝肺皆冰雪。”词人感怀这一轮孤光

自照的明月，它多少年徘徊于岭海之间，胸襟仍然像冰雪一样透明。显然，这是一种孤芳自赏，也蕴含着作者的执着追求，更让雪之高洁成为人们精神世界的一座灯塔。

雪景对于文人来说，不仅仅是视觉上的享受，更是情感投射的载体，往往与其心灵相呼应。如柳宗元的“千山鸟飞绝，万径人踪灭。孤舟蓑笠翁，独钓寒江雪”，以简洁的二十字，勾勒出一幅寂静、空旷的雪景图，“寒江雪”暗喻严酷的社会环境，“蓑笠翁”则是作者人格的物化投射。这应然是他遭贬永州后，坚持理想，拒绝妥协的孤傲品格之映照。又如杨万里的“最爱东山晴后雪，软红光里涌银山”，运用雪景与“银山”意象对比的手法，形象地描绘出夕阳余晖下东山如银如涛的瑰丽景象，传递出诗人对雪景的沉醉之情。而刘长卿的“日暮苍山远，天寒白屋贫。柴门闻犬吠，风雪夜归人”，通过描述风雪交加的夜晚，一位归家人在山中寻找栖宿处的情景，表达了旅途的艰辛和对家的渴望。他笔下的风雪夜归人，或许正是自己人生旅途的真切写照，雪见证了归人的孤独与坚韧，也让人感受到对家的渴望与眷恋。

雪景不仅仅是一种自然现象，更是一种生命的象征，故而雪景入诗不乏对自然规律的思考。如韩愈的《春雪》低吟：“新年都未有芳华，二月初惊见草芽。白雪却嫌春色晚，故穿庭树作飞花。”在万物尚未复苏的早春，盼望着春天的芳华，却只见到初露的草芽，白雪似乎也难耐这春色姗姗来迟，竟如调皮的精灵般穿过庭院中的树木，化作漫天飞花，于是雪的角色出现了移位：不再是寒冬的主角，而是春天的使者，正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宣告新春即将到来。宋之问的《苑中遇雪应制》叹讶：“不知庭霰今朝落，疑是林花昨夜开。”以拟人化比喻，将雪的轻盈与生机巧妙结合：真不知道庭院里今天落下了雪花，还以为昨夜庭院枝上开了花呢！见到雪景的美丽与内心的惊喜，在字里行间爆棚。李清照的《渔家傲·雪里已知春信至》说得更有韵味：“雪里已知春信至，寒梅点缀琼枝腻。香脸半开娇旖旎，当庭际，玉人浴出新妆洗。”以女性特有的细腻，写出了梅花沐雪欲开的羞涩、娇媚神态，既赋予雪景报春使者的美感，又示人一种如梦如幻、空灵优美的生命意境，让人千年之后依然能领略到雪境佳什的文学魅力。

(作者为中国作协会员)

【岁月留痕】

□徐龙宽

冬日的华北平原，风很多。我在东营工作的时候，当地的朋友打趣说：“东营这地方，冬天就刮两次风，一次刮一个半月。”

此刻的风，不是那种斯斯文文、贴着屋檐走的风。它蛮横又泼辣，从西北天空直扑过来，撞在干裂的土墙上，发出“砰砰”闷响；钻进光秃秃的树枝间，那些干瘦的枯枝相互推搡、摩擦，发出干涩的“嘎吱”声，像是老旧房门自顾自地言语；有时候它会钻进墙缝、钻进窗户，发出“呜呜”的响声。这些声音，听着有些刺耳，甚至有点凄凉。若你在屋里，守着个炭火小炉，去听风走四野的咆哮，反倒成了寂寥冬日里的阵阵歌声。

黄河在村北几里处流淌，这么冷的天也不肯歇歇脚。河水改变了夏季常有的浑厚咆哮，声音缓下来，隔着很远依然可以听到“哗哗”“沙沙”的水声，那是碎冰与流水撞击的节奏，混着河风卷起的细沙，在整个村庄里四散开来。我喜欢踩着冻硬的坷垃去河边玩，看河面浮着碎冰，阳光落在上面，折射出七彩斑斓的光，水声就从冰缝里钻出来，像一首不息的劳动号子。猛不丁，一只野兔从坷垃堆中一跃而起，飞速地逃离我的视线。

【悠悠我心】

□刘希莲

北方的冬天，已经不像从前那么寒冷了，住在供暖的楼房里，我却常常想念起多年前的炉火。是那种木柴在炉灶里痛快燃烧，火焰可以热烈跳舞的炉火。

那时，村里小学没钱买煤，冬天到来之前，老师会放假两三天，让孩子们去打柴，个头小的不会打柴，可以从家里带，也可以用玉米棒子或松果抵数。教室后面很快码起一个高大的柴火垛，给人富足踏实的感觉。教室里的炉子不大，却有着长长的烟囱。清晨，燃起炉火，炉膛里的烟火沿着烟囱欢实地追逐奔走，发出毕毕剥剥的响声，让人特别安心。

偌大的教室里，除了柴火垛，只有十几张课桌。下课的时候，大家围着火炉聚堆，轮番在炉盖上烤地瓜片和土豆片。村里小学十分简陋，平时并没有上课铃，老师总是根据大家土豆、地瓜烤熟的情况，来决定开始上课的时间。有时候实在不耐烦等了，就哄着孩子们先上课，讲完一点知识后，安排我们在桌上读着、写着，老师便在炉火旁坐下来，用根细签子耐心地帮着翻拣，烤熟的土豆片给挑到长长的烟囱上保着温，埋在炉底灰里

冬日歌声

村庄的苏醒，往往来自一声悠长的吆喝：“换一豆腐一豆腐皮不——”声音总是拖着长长的尾音，在空旷的大街上显得格外明显，一个字一个字地砸在冻得梆梆硬的土路上，弹起来，钻进每一扇虚掩的柴门里。叫卖的人推着独轮车，两边驮着两只扁平的筐箩，用布包裹着，里面是雪白温热的老豆腐。这时，便有妇人端着豆子、玉米或者麦子出来，换几块豆腐，聊几句家常，给这冷清的早晨增添了一抹鲜活的烟火气。

我们孩子，自有自己的乐趣。一种是“打尔”。这物件十分简单，就地取材，拿一段木棍两头削尖就成。玩法也很简单，寻一处空阔的场地，就地画一个圆圈做“大本营”，拿一块硬物垫起“尔”的一端，然后用木棍猛砸，它便“嗖”的一声蹿上半空。不待它落下，眼疾手快地再补上一棍，“尔”便带着一股子狠劲儿，朝着远处疾驰而去，落到几丈开外。击打的声音干脆、利落、快速、准确，格外脆响。对方跑去去捡，单腿跳着往回扔，若是扔不进圆圈，依旧要乖乖地继续捡，直到将“尔”扔进圆圈为止。这游戏，能从日上三竿，一直打到天色昏黑，那炸裂的声音和孩子的欢呼，仿佛让整个冬天都变得温暖起来。

另一种声响则要柔和许

多，那是“拉拉扭”的声音。我们这里管陀螺叫做“拉拉扭”，这个名字取得形象、准确，用手拉动使其转起来，又扭动着身子不停地旋转。制作“拉拉扭”比做“尔”难度要大，不光得寻找坚实的木头，用小刀细细削成一个匀称的圆锥，还要用烧红的铁丝在底部烫个圆圆的小洞，镶嵌上一颗亮晶晶的钢珠，这样转起来才顺畅。做好之后，还要给它涂上花花绿绿的颜色。待到村头池塘里结了厚厚的冰，便是我们的天下了。扬起鞭子，眼睛瞅准，朝着“拉拉扭”底部猛抽，一声清脆的鞭响，“拉拉扭”好像突然有了生命，倏地旋开身子，在冰面上立起来，发出一种持续的“嗡嗡”声，像是蜜蜂振翅，又像是纺车哼唱。一个个多彩的“拉拉扭”在冰面上旋转，旋转的不只是木头疙瘩，还有一颗颗不怕冷的童心。

现在想来，那时候的风声、水声，是天地自然的节奏；小贩的吆喝声，是俗世生活的脉搏；那些游戏间的脆响与嗡嗡，是生命本身在严寒季节里勃发出的欢愉与希望。这些粗粝的、温润的、高亢的、低沉的声音交织在一起，就是寂寥冬日里一首动听的歌，听着它，再冷的冬天也可以生长出暖意来。

(作者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、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)

炉火的温情

的地瓜软了，拿出来放在一旁晾一晾。整个教室里飘散着烤地瓜和土豆片的香味，引得孩子们心里直痒痒。好容易忍到下课，一窝蜂拥上来，听老师仔细分配，这是谁的、那是谁的，不准偷吃，不准抢。嘴馋、肚饿的各种诉求，你多他少的小小纠纷，都在老师的调停下得到合理解决。

印象最深的一次，是个下大雪的清晨，我因为调皮贪玩，踩在雪里，鞋袜都湿透了。一向和蔼的老师冲我狠发了一通脾气，却又把我的课桌搬到离炉火最近的地方，脱下我的湿鞋袜，亲手在火上烘烤。炉子被烧到最旺，火苗兴奋地往外探头出来，就像风中曼妙摇曳的硕大花朵。常年生病的老师浅声咳嗽着，把我的鞋袜展在炉火红红的舌头上，翻来覆去地烘烤着。那是我有生以来上得最认真的一堂课。我翘着一双光脚丫，听着炉火轻柔的鸣响，看着橙红的光芒跳动在老师额头细密的皱纹上，第一次想把课本，把整个美好的世界都烙印在我的心里。

那年冬天，不知是谁从家里带来一块破的铁锅片，班里的小灶就开得更起劲了。等放了寒假，一过小年，母亲早早割下年肉，放到院子的厢房里低温储存。嘴馋胆大的我，约了一个要好的小伙伴，每天晚

饭后溜到厢房，偷割下小片的肉，用纸片一卷，放在口袋里，再揣上两个土豆或地瓜，跑到学校空寂无人的教室里，生起炉火，在破铁锅片上吃起小灶来。先用肥肉炼油润锅，再放上瘦肉和薯片。肉片和薯片在火上泛着油花儿，滋滋地响着，烤到焦黄，散发的香味让人还没动嘴就先流口水来。急急地吹着热气，用牙尖咬下来，细细咀嚼，极力延长幸福的时刻，感觉世间一切美妙都集中在我们此刻的唇齿间了。吃完后，两个馋嘴猫儿互相提醒着擦掉嘴角的油光，带着味蕾和肚皮的极大满足，带着一丝冒险的小小兴奋，各自回家。纯真懵懂的我们，把那个燃着炉火的简陋教室当成了人间天堂。

有多少年，不曾看到炉火升腾跳跃的舞蹈了？我此生也再吃不出那些冬夜炉火里烤出的美妙滋味了。那个把我当女儿一样宠着的小学老师，早已去了另一个世界。当年一起开心偷吃的两个顽皮孩童，如今也各自埋头奔走在人生湍急的洪流里。而那久远岁月里温暖、活泼的炉火，总会于冬天的某个时刻，点燃在我的心头，荡漾在我眼角的皱纹里。

(作者为青岛市作协会员)